

诗词世界

黔北茶人

品湄潭茶

(九首)

(一)

龙井姊妹花,湄潭茗翠芽。
茶圣持公论,夷州味最佳。

(二)

湄潭烟雨小江南,千家万户侍茶园。
氤氲茶香连四季,青山绿水是金山。

(三)

明前雨前好翠芽,象山芳茗吐芳华。
洗净铅华尘不染,始信湄潭是仙家。

(四)

烟霞伴流泉,湄潭仙谷山。
茶也知故旧,遵义红一盞。

(五)

茶中故旧遵义红,一芽一叶任凭依。
闲来对月几回煮,不慕仙翁羨老农。

(六)

茶人朝圣地,湄江开悟迟。
象山芳茗著,常怀刘淦芝。

(七)

万顷茶海碧,民居醉流霞。
湖岛歌归鹭,深径听远蛙。
小姑娘焙煮,稚女学摘茶。
客问收成事,湄潭好翠芽!

(八)

兀兀天下第一壶,
尽煮风花和玉露。
弯眉如昨潭非昔,
相对象山无字书。

(九)

茶山小径深,日暮响锣鸣。
匆匆归集市,我亦卖茶人。

黔山文评

彭一三

喜看地方戏曲放异彩

——吉剧《江姐》观后杂谈

戏剧区别于影视剧的优势,就是演员直接与观众见面,现场感强烈,台上台下,演出与观看的情绪可以直接交流互动,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说,观众对艺术的欣赏有直观接受的美感。经典戏剧剧目可以在保留精华的前提下不断修改、加工提炼,与时俱进。现代排演的大戏已经突破了过去戏曲演出舞台的传统格局,再加上现代舞美灯光音响的辅助,往往有震撼的奇效。观众对剧目欣赏的特别认可,就是剧目演出达到的特别高度。

近日,我在遵义大剧院看吉剧《江姐》,感觉就是如此。

吉剧由东北“二人转”演变而来,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党和政府关怀扶持起来的新兴地方戏曲剧种,在60年代中期已经初具规模。说起来,吉剧作为新兴剧种的历史还不到七十年,

但是因其脱胎于“二人转”民间艺术形式,其剧种历史至少可以上溯两百年,这样说它其实也并不年轻。

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12月首版发行,是发行量最大的图书,其后各种艺术形式跟进,纷纷取其内容改编为评书、电影、戏剧等,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继歌剧《江姐》走红后,各剧种纷至沓来改编移植,吉剧也不甘落后,1965年推出《江姐》首演,后来一直作为保留剧目,几十年间历经五次复排打造、改革创新,推出四代《江姐》演员,剧目常演常新,薪火相传。

像我们年近七旬的这一辈人,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作品的熏陶,对《江姐》的剧情耳熟能详,但是受演员精彩演唱的激情感染,对舞台再现的剧情仍然感觉新鲜。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直

接接触吉剧这个剧种,基本无从认识了解。现在接触了,就有了全新的感受。它的唱腔风格清新隽永、唱词明白晓畅,表达的情绪应景生情,时而低婉深沉,时而高亢激越,舒缓奔放,张弛有度;角色行当分设有度,生、旦、净、末、丑都有对应角色,场面气势恢宏,声腔配器贯穿“红梅赞”的基调旋律,突出音乐效果;表演技巧也有丰富体现,“二人转”的唱段主要在配角身上表现,凸显吉剧艺术特色,比如第四场杨二嫂和唐贵山的对唱就是如此。演员在前台表演,音乐演奏在乐池助力,我们在欣赏演员的唱段声腔,更是在欣赏天籁之音。

戏曲剧目创作是整体的劳动付出,首先出自策划、编剧,其后是音乐创作、配器,此外还有舞台置景、道具服装设计制作、灯光音

响设计配置等。导演是对各项舞台演出创作元素的统领调度,从而突出演员在舞台的站位、演出和表演技巧。我们看到的是演员的表演,还看到舞美灯光的助力表现,也听到音乐效果的振聋发聩,我们更应该向隐身幕后参与《江姐》创作的所有人员致敬。演员在台上大放光彩,他们在幕后默默辛劳,剧组成功演出,他们同样功不可没。

据介绍,吉剧《江姐》的演出阵容很年轻,剧组演出人员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岁,这是可喜的。

《江姐》剧组通过全国巡演宣传吉剧,传扬革命先烈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也让我们享受文化艺术大餐,大饱眼福,作为观者深感荣幸。我深信,戏曲百花园,吉剧将继续大放异彩。

名城诗坛

田应刚

烟火人间

(组诗)

秋收

眨个眼睛 秋天又到了
苞谷又黄了 一年的日子
又紧锣密鼓地接上趟了

门前那棵柿子树

勤劳的乡亲们跑进山里
把苞谷齐齐刷刷地搬下来
密密实实地码在箩筐里
又来来回回
夯吃夯吃地担回家来
堆在堂屋里
让祖先们也高兴高兴

(一)

堆积如山的苞谷没有压倒他们
他们有的是力气
他们力气使了力气在
他们来不及伸一下腰
来不及摸一下
被太阳晒黑又晒破的皮肤
他们还要把
苞谷壳剥掉了
把胖嘟嘟的苞谷绑起来
挂在房梁上
像举起一面面金灿灿的旗帜
向未来的日子报到

豆荚

七十五岁的老伯站在山坡上
望着田野自言自语
那个时候的秋天是多么饱满啊
肌肉一股一股绷起
血液一腔一腔沸腾
就连来捡漏的麻雀
翅膀也是多么有力
把蓝色的天空拍得一闪一闪的
要是还有力气
再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收
那该多好

相互挤着
又相互让着

熙熙攘攘 异彩纷呈的大街上
他们是活泼跳跃的血液
生机勃勃的日子里
没有谁是多余的
没有谁是不努力的
更没有谁
不热爱这个烟气腾腾的人间

散文诗页

程 勇

乡村匠人(下)

篾匠

在乡下,任何一种技艺,都是伟大的修辞。

大舅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篾匠。与他最贴近的随行工具是一把篾刀、一把锯子、一把凿子、一根铁钩、一把篾齿。

这些工具繁衍着乡村朴素的生活。他将一根竹子砍、锯、切、剖、拉,娴熟的技法在翠绿的竹韵上,穿梭成美妙的弦响。他用篾刀取出薄如蝉翼的一篾、二篾和三篾。一层一层,犹如进入透明的剖面、崭新的生活;他程序清楚,成竹在胸,就像哲学家折起语意,或诗人收割适合的语境。

编织过程是心静的,心静了才会编出大美的篾具来;倘若心乱神迷了,起伏跌宕了,就会造成衔接混乱。他总是一点一点地采取撬、编、织、削、磨的步骤,将篾编成圆或椭圆的笕簰、筛子、箩儿、簸箕、蒲篮、箩筐、背篓、笆篱。

这些篾包裹着的乡村农具,有些必须是精密的实体,连空气也不许漏掉;有的,则通过时间送来的漏洞,可以看清眼前的世界。

瓦匠

泥巴的属性是柔软的,但通过瓦匠师傅的拍打、塑形、晾晒、

煨烧,它就变成了硬邦邦的通天之瓦。

谁说“烂稀泥扶不上墙”?瓦匠将稀泥揉捏、拍打,凭借隐形时间里转动的轴轮,又用一根细钢丝,切割成力量的、遮风挡雨的瓦的胚胎。

晾干后的瓦片知道静默无语的重要性。当瓦片的灵魂密闭在窑洞里,火石的光芒随之闪过内壁。瓦片慢慢变红了,红透了。

此时,它是燃烧的、混沌的;没有正面,没有背面;没有前进,没有后退。

瓦匠在窑洞的顶端盛满水,再一滴滴渗透下去。在此过程中,瓦从红色变成青色。

于是瓦匠把一片片瓦举过屋顶,一行行脊瓦从左向右排列着。它既有沟线,也有弧线;既有缩略,也有缝隙。它一目了然,微微向下倾斜,并顺应了雨滴的样子。

从此,青瓦固执无声地拍打着翅膀;固执无声地镀着落照的金边和燃烧的图腾。并以百代之身及沧桑之眼,洞悉着一个村庄寄寓的隐秘诗行。

弹棉匠

你信吗,弹棉匠曾经将我的眼睛弹出泪花。

记忆中,我还是少年的一个

冬天,我盖的那床旧棉絮分裂成了“八大块”。母亲将旧棉絮拆开,她说:“恐怕弹不成一床棉絮了。”于是,父亲买了少许的新棉花回来,又请来弹棉匠。

弹棉匠将旧棉和新棉一块一块地铺在一张很大的簸箕上,就像铺开一张五颜六色的世界地图。这时,他拿一根细竹竿,用力抽打棉絮——抽打成蓬松的特性;然后背上弓,用锤子使劲敲打弓弦。

弓弦声仿佛成了我生活的辅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一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此组成美好的词语。同时我在幻想:这床被子会是完全独立于自身肺腑的第二呼吸,一种盖在身上的令人激动的气息。

时间在弹棉匠的手中是翻来覆去的。

虽是寒冬,但金色的阳光却从护窗的缝隙里射了进来,照得空气中的棉尘光闪闪的。棉絮弹蓬松后,他用一个圆形木盘在棉絮上压成中间厚、四周薄的棉被雏形。再用一根牵纱的竹竿子,从那头牵到这头,从这头牵到那头。这时,棉被好像也有思维的网状或者格状了。

我恍然间明白,时光是绕在弹棉匠手里的线团,即便有些长,也是分分秒秒地回旋往返。而那个

少年,他绕过了多少岁月的暗礁?

那晚,我用眼泪洗白了星光。

鞋匠

当一双鞋子破损了,在成为垃圾前,补一补,还能穿上一段时日,不失为一种美德。

我拿着一双漏风的鞋子去找补鞋师傅。他像一个精通世故的行动者左看右看,鞋子在他手里翻转时,每一个动作都像在审视自己本身。他必定看到了某种漏风的空间,看到了事物内在的破损规律。

他开始量剪胶皮,然后上线、穿针、套鞋,机器和鞋子在他手中转动起来。

等待的时刻,我处于二度空间,像没有属性的我。无思无虑。补好鞋子,他仍不满足,接着把空气又补进了几段。

我所看到的鞋子的线条,同时也是我所想到的,仿佛感觉这就是我心灵的标志。

补鞋师傅把鞋子递给我说:改变双脚走路的姿态是不够的,改变鞋子的功能是不够的,改变软弱无力是不够的……

我想,他说的这些不够,无非是要我穿着鞋子在生活的道路上尽力感受到同步、同音和平衡之间的区别。

新蒲之晨

刘中国 摄